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 
第四十四回 聽謠言三家人起釁 見惡札兩公子絕交

話說琴言出師之日，就是華公子賞花之日。明日，華公子吩咐珊枝著人去叫琴言回來，珊枝派了一個外跟班姚賢，一早出城。到了長慶寓處，見了伍麻子。說假期已過，叫他進城。伍麻子道：「琴言麼，昨日有人替他出師，已經搬了出去，恐怕未必進城來了。」姚賢聽了一驚，道：「這話怎麼說！我家的人怎樣私自放走了，如今他搬在那裡？」伍麻子道：「我不知道，聽得說替他出師的，是個江南人，想必就在他家了。」姚賢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你們就要出師，也回明公子，沒有這樣的。我們公子知道了，如何肯依，那就了不得了。」伍麻子道：「不干我事，這是他師娘作主，誰能攔阻他的！」姚賢道：「如今到底在什麼地方？我好去找他問個明白。」伍麻子道：「住處實在不知，只聽得說，他還進城呢。況且他還有多少東西在城裡，豈肯扔掉了，自然還要進城來的。」伍麻子說得不明不白，急得姚賢什麼似的，又問道：「你們奶奶呢？待我當面問他。」麻子道：「他不在家，一早上墳去了。」姚賢無奈，只得出來，走到戲園門口，正待閒望，忽聽後面車聲轆轤，直衝過來。躲開一看，卻像兩個相公，坐在車裡頭的好像琴言。待要趕上看時，車已去遠了。姚賢想道：「原來他倒在外邊這樣快樂，一定又到那裡去陪酒了。」姚賢一面想，一面走，忽前面來了兩個熟人，一個二□九歲叫孟七，是徐子雲的家人；一個三□九歲叫胡八，是奚□一的家人，都是本京人，那胡八與姚賢是兩姨中表，這三個人都是相好的。這日胡八因主人患病無事，出來找了孟七聽戲，想到館子裡去吃飯，遇見了姚賢，又是城裡出來的，便一把拉住，各人問了好，便邀進了館子，要了幾樣菜、兩壺酒，細酌閒談。孟七問起姚賢，倒有空出城閒逛，姚賢道：「那裡能閒逛？我們的差使是有專司的，就沒有事，也不能遠離一步。今日公子叫我來找琴言，假期已滿，叫他回去。」

誰知又找不著他。」孟七聽了，怔了一怔，道：「還要叫他進府嗎？」姚賢道：「正是。我方才到他師父家，遇見一個麻子，說得不明不白。說昨日一個江南人，替他出了師，同了去了。」

我想他現在我們府裡，外人如何敢替他出師，又帶他去？這也實在是個奇聞。況我們公子待琴言怎樣的恩典，一月給他師父二百銀，格外還有賞賜。他的分兒，在府裡除了林珊枝，還有誰比得上他？他竟絕不感恩，辭也不辭，竟同人走了。我想天下竟有這樣忘恩負義的人，我回去稟明了公子，定然要拿轉來，這就看他的造化罷。」孟七聽了，笑道：「那裡的話，這是誰哄你的？琴言好好的在這裡，何曾同什麼江南人出京。這是訛言，聽不得的。」姚賢道：「這倒不是訛言，是他家裡講的。」孟七道：「你別信這話，你且喝一鍾，我告訴你，這琴言從他師父死了，告假出來，卻天天總在我們園裡，我們老爺為他請了半月多客。至於出師的事，不曉得是琴言求我們老爺的，還是我們老爺願意與他出師的。昨日，我們管總的叫我去到日新銀號，開了一張二千四百兩的銀票，又一張五□兩的，交與蘇蕙芳，替琴言出師的。方才我們在路上，還見他同蕙芳坐在一車，又到我們園裡去了。看這光景，想是我們老爺要使喚他。」

我們當是不在你們府裡了，所以來伺候我們老爺。若知道還在你們府裡，我們老爺與你公子這般相好，我見他們彼此常送古董玩器，很重的東西都肯送。若要這個人，只消寫個貼兒與你們公子，難道公子不肯送他？何必花此二千四百銀，真冤不冤？」姚賢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就是你們老爺要他，也應告訴我們公子一聲，現在還沒有出府。不是我說，你們老爺也有點冒失。」

那胡八道：「這琴言我沒見過，不知怎樣生得好呢。就是我們老爺，前月在宏濟寺魏大爺處，叫他陪了一天酒。將我們姨奶奶的一對翡翠鐲子賞了他。這鐲子在廣東買，還值一千四百塊錢，在京裡更貴了。如今我們老爺病到了，也沒見他來看過一回，這人大概是沒有良心的。既跟了你們公子，又想跟他們老爺，可見是個無恒心的了，以後還不知要跟誰呢。」他二人不知底裡，隨口講了一遍似是而非的話。

姚賢吃了飯，道了謝，就進城來見了珊枝，將琴言近日的事，先照伍麻子，後照孟七、胡八的話，沒有少說一句，說得順口，還添了好些。又說路上見他與一個相共同車，想是陪酒去了。珊枝聽了，呆了一會，說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是真的，還是假的？我要照你的話回，若有假的在裡頭，就了不得了。」

姚賢道：「我怎敢撒謊？這是徐老爺家的孟七爺，並奚家的胡八爺，講得有憑據，我敢添一句，對出謊來，是好耍的麼？」珊枝心裡細想道：「琴言何敢如此負恩？非特公子白疼了他，我也白白的照應他一番了。」又轉念道：「看他的心總是勉強在此，心上又有什麼梅少爺，自然在外面快樂。但到徐老爺處也還罷了。怎麼連魏聘才、奚□一都陪酒來了？就不顧自己身分，也應留公子臉面。翡翠鐲子也不算什麼寶貝，就這麼下作。偏在府裡時裝腔作勢，□三太保的樣兒，冷氣逼人。原來也報應在我眼裡。此時就要替你遮瞞也不能了，不如照直說罷。這是有骨氣的人作的事，也可臊臊人的臉，他身分好，不像個唱戲的，全沒有半點下作脾氣。如今好罷，倒是那有些下作脾氣的，不敢告假，鬧出笑話來。」主意定了便走到內書房，在粉牆外低低的喊叫那小香兒。聽得香兒在裡頭咯吱咯吱的笑，喊了幾聲才出來。香兒問：「是什麼事？」珊枝說：「要回話。」香兒道：「公子到園裡去了...」珊枝道：「公子一人去的，還是同奶奶去的？」香兒道：「公子在這裡帶了寶姐姐、珍姐姐、蕊姐姐到園裡，還是看桃花去了。奶奶沒有去。」珊枝又聽裡面一人說話：「你聽是誰？」那人道：「是林珊枝兒，還有誰！」珊枝知是花珠、荷珠，就急往園中來。只見姹紫嫣紅，和風駘蕩，一徑往留仙院走去。到了園後，聽得笑聲盈耳，又像念詩的，卻是女兒聲口。珊枝便輕了腳步，繞到西邊，隱身在太湖石後，從石穴中遠遠望去，只見蕊珠穿了桃紅綢襖，綠綢背心，跪在桃花林下，背的是《長恨歌》，背到了：

攬衣推枕起徘徊，珠箔銀屏迤邐開。

雲髻半偏新睡覺，衣冠不整下堂來。

風吹仙袂飄飄舉，猶似《霓裳羽衣舞》。

玉容寂寞淚闌干，梨花一枝春帶雨。

到了「梨花一枝春帶雨」，便重了兩句，背不下去。公子哈哈大笑道：「跪了之後，還背不出來，只好打了。」見蕊珠漲紅了臉，越想越想不出來。旁邊愛珠在那裡笑他，寶珠在公子身後抓著臉羞他，羞得蕊珠要哭出來。這兩日公子與夫人把這□珠作個消遣法子，教他們念唐詩，念熟了背，背錯了要罰。

如錯得多的，跪了還要打幾下手板。今日寶珠背了李義山《無題》六首，錯了一字，沒有記過。愛珠背了《琵琶行》，竟一字不錯。蕊珠背《長恨歌》，已經錯了許多，故跪在地下，又背不出來，那三珠又一言半語的笑他，他已氣得難愛，又不敢站起來跑了出去。

華公子在那裡笑得有趣，忽見太湖石洞穴像有人偷望，便問一聲：「誰在太湖石背後？」倒把珊枝唬了一跳，忙走上前，垂手站立。公子道：「你來為什麼又不上來，要躲在石後？」珊枝道：「奴才方才走來，聽得公子正說著話，故在太湖石後瞧一瞧，再上來。」公子道：「有什麼話說？」珊枝道：「今早打發姚賢去叫琴言，姚賢回來了。」公子道：「琴言呢？」珊枝道：「琴言沒有回來。」公子道：「琴言怎麼還不回來？難道還有事呢？」珊枝道：「這琴言恐怕不能來的了。」公子聽了，倒吃一驚，道：「怎麼說，琴言有病麼？」珊枝道：「沒有。」公子道：「既沒有病，為什麼不能來呢？」珊枝故作吞吞吐吐的，公子□分疑心，忙道：「姚賢回來是怎樣說的，你快說，不要支吾。」珊枝道：「說了恐公子生氣。」公子聽了□分疑心，就追緊了，珊枝將姚賢回來所說的話，細細說了。

四珠婢聽了，也覺詫異。那蕊珠尚跪在地下呆呆的看著珊枝講話，自己忘其所以，花片落了一頭，還拿一片花瓣在嘴裡嚼了一會，吐在愛珠手上，愛珠瞅了他一眼。

華公子聽了這些話，不覺大怒，把臉都氣得白了，連說：「有這等事！可恨！可恨！琴言喪盡天良，人間少有。而度香笑裡藏

刀，欺人太甚，難道我就罷了不成！你明白還叫姚賢去，務必把他叫來，我問問他，是何緣故。我也不管什麼徐度香，我自然不能依他，與他評個理，天下有這麼欺人的事情麼？若不相好的人也罷了，既係相好，就不該有心欺人。從前何以不早與他出師！要我到這裡來了，才賣弄他的家私，替他出起師來。這琴言實在可恨。那一樣待差了他，一心向著那邊！」珊枝婉言勸道：「公子請息怒，琴言本來進京未久，他師父又是個不會教訓的，由他的性兒慣了。在這裡半年，不要說沒有委屈處，就走遍天涯，也找不出這地方。不曉得他為什麼，背地裡總是顰眉淚眼的。他另有心事，講不出來。這種沒良心的人，公子還放他心上作什麼！據奴才想，倒不生氣，看他在徐老爺處也不長的，徐老爺園裡天天有□個八個人，若待他與眾人一樣，他必不相安。斷沒有將野雞養成家雞的，壞了良心還有什麼好處，只怕天也不容。況且那個奚□一，奴才雖不認識他，聽說是極混帳的人，也陪他喝酒，豈不辱抹殺人。奴才想這一件下作事，就不到徐老爺處，也可以不要他了。」公子聽了珊枝的話，氣略平了些。

珊枝又對寶珠丟個眼色，寶珠也勸道：「珊枝的話說得是。琴言若果真心向著公子，就有人替他出師，他也不肯瞞著公子，必來稟明一聲。如果他來稟明公子，難道公子不肯與他出師？這個人又糊塗，又沒有良心，還要他人作什麼呢？況去年原是他自己要來的，今年又是他自己要去的，公子待他的恩典，那一個不知道？這是他自己沒福，消受不起。若公子必要他進來，諒他也不敢不來，但倒像少不得這個人，他自己一發看得自己尊貴了。奴才想以後隨他來也好，不來也好，橫豎府裡不少這個人。至於徐老爺，自然更不該，但勸公子也不必與他較量，為著一個不要緊的人，傷了兩代世交情分。且人自然也說徐老爺不好，搶人家的人，豈有不贊公子大量麼？」

公子被這兩人勸了一番，氣雖平了些，究不能盡釋，坐著不語。

蕊珠跪了這半天，雖有個墊子墊著，膝蓋也跪得很疼，又遇著要小便起來，滿臉飛紅，那要笑要哭的光景，令人可憐。

公子生了這一回氣，又聽珊枝、寶珠說話，就忘了他還跪著。

蕊珠急了，只得說道：「跪到明日，也想不出的了，要打倒是打罷。」公子聽了，倒笑了一笑，道：「起來罷，我也忘了你還跪著。」蕊珠站起來，曲著腰，將膝蓋揉了揉，徜徉的走開道：「冤不冤，跪了這半天。」找個僻靜地方小解去了。華公子起身回夫人房內，寶珠、愛珠隨了進去，珍珠等蕊珠同行。珊枝慢慢的送公子出了園，正要走時，忽然一把花瓣撒了他一頭，急回頭看時，見蕊珠、珍珠罵道：「人家跪著，你倒在石洞裡偷看人，瞎掉你的眼睛。」珊枝道：「明日還要挨打呢。」說著也就走開了。

公子回房，見了夫人，欲不題起，心上又忍不住，就將子雲與琴言出師的事說了。華夫人道：「什麼叫作出師？」華公子道：「當年他師父也是花錢買的，所以掙的錢都歸他師父。有人替他出了師，那就不算師父的人，由他自己作主了。昨日常香花二千四百兩與琴言出師的。」華夫人道：「這麼說，琴言就是度香的人了。」公子道：「可不是麼！我心上實在有氣，度香眼底無人，也不告訴我一聲，公然如此。我明日倒要親去問問他，我還要將琴言攆出京去，不許他在京裡。」華夫人笑道：「為這點事，也值得生氣？人家愛替他出師，干我們甚事？究竟琴言也算不得我們家裡人，他不願意在這裡，隨他罷了。」

度香的老爺與我們老爺是至好，何必為著琴言，傷了世交的情份。我勸你可以不必，琴言到底算個優伶，若鬧起來，這狎優二家就難免了。」華公子素來敬愛夫人的，聽他心平氣和的講，心中的氣亦消了一大半，口內答應了一句：「說得是。」但又捨不得琴言。忽又轉念過來，欲行不可，欲罷不能，惟是無情無緒的光景。華夫人又寬解了一回，華公子只得暫為放開。過了一夜，明早忽又惱起來，叫珊枝將琴言的衣箱什物裝了車，寫了個帖兒，著珊枝親到怡園，面交度香，看他怎樣。珊枝只得遵命而行。

這是琴言出師第二日，琴言原要今日進去，適子雲於初六日要請客，一來與南湘、春航送場，並請屈道生，約子玉、仲清等相陪。今日已是初四，索性到初七進去，並說寫個字貼與華公子，說他過了假期，一因身子不快，二因留他遊幾天。所以琴言倒也心安，樂得多頑幾日。

那日蕙芳出門去了，琴言便到怡園來。此時梨花已開，子雲、次賢與寶珠在梨院閒談，琴言進來相見了。次賢笑道：「玉儀，如今由你自己作主了，不如辭了華府，到這裡來罷。」琴言笑道：「我倒很願，但怎樣去辭那邊呢？」子雲笑道：「那還了得？華星北必說我奪其所好，這官司還打得清麼？不要弄到聞閩起來。到初七日也可回去了，你是幾時出來的？」琴言道：「正月二□七。」子雲道：「已四□天了，怎麼這樣快？」琴言道：「我在府裡，又覺日子慢，在外面又覺得快了。」子雲對次賢道：「這兩天竹君、湘帆都在那裡抱佛腳呢。湘帆無怪乎其然，他要在姻香跟著爭個臉。竹君也坐得定能寫字作文，可見功名心切，是人人不免的。」次賢道：「今年有兩條道路，不中進士，還可以考試博學宏詞。中了宏詞科，比那進士不好些麼？」子雲道：「比中進士難多著呢，我是不能想這個好出身。想中個進士還不算妄想，偏又補了缺，叫人掃興得很，今年只好看人熱鬧了。你們看今年竹君、湘帆二人誰拿得穩？」

次賢道：「他二人本事不相上下，湘帆是當行出色之文，竹君是才氣比縱橫，恐怕遇著那冬烘考官，就要委屈了。殿試工夫，竹君不及湘帆，若試宏詞，竹君倒要擅長了。我看今年庚香是必得的，劍潭、卓然也有九分。」子雲道：「你自己呢，一發拿得穩了。」次賢道：「也不去考，我自知無福。」子雲道：「這叫什麼話？你不應舉也罷了，還可以說得無心進取。這宏詞原是品定海內人才，就是那些老前輩退居林下的，還未應考，豈有全才如你，倒不去的？那時我托人硬把你薦了，由不得你不去。」次賢笑而不答。寶珠道：「若考中了，作什麼官呢？」子雲道：「翰林院編修。」琴言道：「庚香是個秀才，也可考麼？」子雲道：「可以。」琴言道：「你自然也去的。」子雲道：「現任官不准考，我已補了缺。就是前舟，只怕也不能的，五月前後總可得缺。」

正說話間，忽然管門的進來稟道：「華公子打發人來，要面見老爺，還有幾個箱子送來。」子雲詫異，道：「什麼箱子？叫來人進來。」話言未了，只見珊枝已走到梨院。琴言望見珊枝，早躲進屋後，潛身聽他所為何事。珊枝見子雲、次賢，請過了安，說道：「公子與二位老爺請安，有一封信在此。」便雙手呈上。子雲接來，看見封面上有「皮箱四個，面交徐二老爺查收」，才即問了華公子好，將書拆開，次賢在旁同看，只見寫道：

正月二□七日，小價琴言因其師長慶病故，告假一月，經理喪葬，今已逾假數日。弟於昨日著家人姚賢出城喚彼回來，始知吾兄已為琴言出師，並已收用。今將其箱籠什物一並送上，祈即查收轉交，想琴言斷無顏面來自取也。但聞此子下流已甚，曾於各處陪酒，不擇所從，惟利是愛，弟聞之髮指。本欲拘回重處，猶恐有負尊意。但以後務宜嚴加管束，勿使仍蹈前愆。兄雖大度優容，不與較量，而弟必留心查察，如有聞見，必為詳達，代兄擯逐，勿使名園玷辱也。匆匆此布，並候通履。

子雲看了，正不知從何說起，不白之冤，有口難辯，氣得兩手冰冷，與次賢面面相覷，冷笑了幾聲。次賢問珊枝道：「你公子對你說什麼？」珊枝道：「沒有講什麼，就叫小的將琴言的箱子交明老爺，問有回售沒有回信。」子雲氣得說不出來，次賢道：「奇了，這話從何說起？此時也不及寫回字，明日我同徐老爺見你公子當面講罷。」珊枝答應了「是」，退了出去，將箱子送來交與門上，自行回去不題。

這邊琴言尚不知緣故，似乎聽得將箱子送來。知珊枝去了，忙走出來，見子雲面貌失色，靠在椅上。寶珠與次賢還看那信，琴言過來要看，次賢意欲藏過，子雲道：「給他看看，這是那裡說起？華星北真不是人，聽了誰的話，這般糟蹋人，可惱！」

可惱！」琴言不看此信還可，看了不由得傷心起來，一字字看去，忽然一腔怒氣，直湧上來，眼前一陣烏黑，喉中如物噎住，透不得氣，兩眼一翻，望後便倒。把子雲、次賢、寶珠皆唬呆了，連忙扶住了他。子雲掐定人中，次賢一手扶住了背，一手摩著他心，聽得喉裡痰響，次賢抱起了，將他坐在身上。有一盞茶時候，才見琴言將頭一點，又俯著身，吐了一塊痰，又嘔了許多。寶珠道：「好了，好了。」便拍著他。琴言漸漸的蘇來。兩眼一睜，淚如泉湧。子雲等看了，好不傷心，寶珠的眼淚索落落掉個不住。大家扶了他到醉翁牀上，將個枕頭與他靠了。子雲道：「不要傷心，明日我同你去一對，就明白了。」琴言忽然放聲大哭，這一哭真有三年不雨之冤，六月飛霜之慘。

子雲等攪得柔腸寸斷，這三個人也無從勸得一句，直哭到一個時辰，尚是有淚無聲，黯然而泣。

子雲見琴言如此，甚是傷心，因想道：「華星北過於欺人，不問真假。我本要與他講個明白，但我去剖辯，倒長了他的志氣，道是去招陪他了。索性罷了，斷了這個交情，也不要緊。」

說道：「玉儂不必哭了，你的好處，都是共見的，這些話有誰信他？一定是林珊枝從中調唆，以至如此，連我也怪到這樣。

我想你那一處不可安身，豈必定要仗著他？既將你的箱子送了來，你也索性不必去見他了。再去見他，必遭羞辱，且在這裡住幾天，再作商量。」琴言猶是嗚嗚咽咽的，道了謝，說道：

「你這樣恩義待我，叫我沒齒不忘，又為我受這些氣惱，總是我這苦命人害了多少人。我實在不要活了，死了倒乾乾淨淨，氣惱也沒了。在一日恨一日，已經多活了兩年，如今極該死的時候。」說了又哭。次賢說道：「你當初進華府時，我早對度香說過，必無好處，如今既已出來，倒也是件好事。以後你就一無罣礙，由你怎樣。舊業自然不理的了，你就在這園中與我作個忘年小友，我將那琴棋書畫、詞賦詩文教你件件精通，將來成個名流，不強如在華府當書童麼？應該自己歡喜才是，何必傷心呢。且他也是氣忿時候寫的，自然就沒有好話了。」子雲道：「靜宜說得是，我將來索性將你們那一班一齊請了過來，在園中住下，都不要唱戲，幾年後倒栽培一班人物出來，總比那些不通舉人與那三等秀才強了百倍。」即對次賢道：「失言，失言！你是優貢，已不在秀才之列了。」次賢道：「我固是個秀才，但你也是個舉人。」子雲道：「我原不通的。」寶珠要解琴言的愁悶，便笑向次賢道：「優貢，優貢，我們這優班，還在貢班之上。我們念起書來，就真是那學而優，適或作了官，又成了仕而優了。」次賢笑道：「這還了得？非但罵我，連度香也罵在裡頭了。」寶珠深深陪罪道：「怒我無心之言。」子雲也笑了，琴言方止了哭。

只見蕙芳來了，見了琴言光景，著實詫異，問了緣故，便拍手稱快道：「天下有這麼好事，真求也求不到，還哭什麼呢？」次賢又將子雲不要他們唱戲，要他們在園裡的話說了。蕙芳道：「這是極好的，只怕我們生了這個下賤的命，未必能有此清福。我這兩年內就想要改行，但又無行可改。這跟官一道，與唱戲也在伯仲之間。若做買賣，又不在行。且在這京裡，就改了行，人家也認識，總要出了京，才能改圖。你道我唱戲真願麼？叫作落在其中，跳不出來。就一年有一萬銀子，成了個大富翁，又算得什麼？總也離不了小旦二字。我是決意要改行的。」寶珠道：「我的心也與你一樣，但不知天從人願否？」是夜三旦在園中談談說說，琴言亦解了許多愁悶。子雲對蕙芳道：「玉儂在你那裡也是不便，你不能在家陪著他，不如叫他到我這裡住幾天罷。以後再作這個道理，總要與他想個萬全的法子。」蕙芳道：「起初原不過想留他一兩天就進城的，如果常在我那裡，真也不甚便。他又比不得從前了。不如搬到這裡來，也有個散悶地方，不知玉儂意下如何？」此時琴言有甚主意，便說道：「這裡卻方便些。」於是寶珠、蕙芳是夕也陪了琴言，同在園中梨花院內住了一夜。子雲回宅後，次賢也自回房。他們三人同榻，足足講到五更才睡。

且說珊枝回去，華公子便問到怡園見了度香怎樣光景，珊枝道：「今日見他們在梨花園內，奴才進去見琴言、寶珠，琴言見了奴才，即躲開了。徐老爺問了公子好，將帖兒拆開看了一會，一句話也沒有講，就只冷笑一聲。蕭老爺說不及寫回字了，回去與公子請安，我們明日見了公子當面講罷。奴才將箱子交給他們門上，也就收了。」華公子打發珊枝去後，心上想子雲必定認個不是，自將琴言送來，可以消釋此恨。誰知不發一言，公然笑納，連回字也不給一個，這般可惡，還是蕭次賢周旋了一句。這一氣就如周公瑾遇了諸葛武侯一般，不覺雙眉倒豎，臉泛濃霜，倒也講不出什麼話來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